

植物笔记

迷失的小蒜

◎何 频(作家)

薤即**藠头**没问题。可它是小蒜吗?《齐民要术》记蒜、薤、葱、韭四种,各自是独立的,延续了《尔雅》的区分。泽蒜位列蒜之内,分胡蒜、小蒜、黄蒜和泽蒜。贾思勰不认同泽蒜等于小蒜。唐代的《食疗本草》,孟诜把薤和小蒜也分别记载。《本草纲目》李时珍说薤:“其叶类葱,而根类蒜。”然而,现在人把薤与泽蒜、小蒜等同,混为一谈了。当代的《本草药名汇考》曰薤和薤白,又名“地葱、团葱、野葱、胡葱及山蒜、泽蒜、小蒜、野蒜诸名”。

汪曾祺说《葵·薤》,铁板钉钉、毋庸置疑地说,薤就是**藠头**。此前,他和朱德熙通信里说,薤在“我的家乡,叫作小蒜,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下面的疙瘩不像蒜那样分瓣,倒是一层一层的像一个小洋葱头”。薤由野生而入园,其叶极细且有蜡质,灰白光滑,连早晨的露水也难以挂住。

《尔雅》“释草篇”,从韭、葱、薤、蒜四辛辣开头。周秦时代的先民,各地最初有不同的叫法,呼野生之薤为天薤、山薤和野薤等等。薤的存在是绕不过去了,于是,传说西汉的渤海太守龚遂,曾劝导人们在自己的菜园里多种些薤,既可以吃叶也可以食用其根茎。可是,后贾思勰时代,不安分的薤像悟空一样,也不打招呼,便从园蔬和菜畦里逸出,一个跟头重回到天地大江湖里了,——北方不复有种植的薤和**藠头**。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一辈子也不知道何物是**藠头**。汪曾祺说:“北京的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了**藠头**来卖,趋之若鹜的都是南方几省的人。北京人则多用不信任的眼光端详半天,然后望望然而去之。”当地人说,“这哪有蒜头好吃啊!”

正因为中原和北方地区不复有**藠头**出产,就此而言,汪曾祺说塞外和内蒙古野生的小蒜乃薤或薤白即**藠头**,实则也不全对。**藠头**分明是薤经过了人工驯化的田园植物,如今还广泛种植于南方地区,尤其是湘赣粤一带。

诗/歌/看/台

春又江南(组诗)

◎李永才

我的桃花源

出走大半生,我已不是花从少年不需要祝福,更不需要粉饰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节日充满厌倦。在我的日子里没有人群,没有方向没有热闹的仪式。我只想成为一个逃避现实的人我没有梦想,也不想拥有所谓的桃花源在自己的夕阳下独醉唯愿有一杯,怀旧的歌声我在其中,可以找到一种惆怅的体验从此不再有沮丧,不再让思念拥挤在回家的路上如果有春雨,东风和明月我的江南,不亦快哉!

春江水暖

春风无亲,把一个误入歧途的人从寒冷的栅栏,解放出来走进人间的花园寂寥而清新的花朵,大团小团地开我看不见一句鸟语。或许雨打杏花,就是夜半的鸟声请告诉我,春江之水是平静的,还是温暖的?

春光嘹亮啊。而春雨缠绵。江南草长,一片嫩绿的想象说长出来,就能听到嘎吱吱的声响。仿佛一列春天的快车,从北方过来很远,很远的节奏

是一场春雨,柔软的部分仪式盛大啊。春天的节日除了南来北往的问候还能说些什么路途辽远,群山陡峭总有一趟列车,赶不到春天的门口就在站台想念吧

或者,在落日的眉头仰望一些花朵被春天虚度恰如故乡荒芜的脚步,相继走入我们彼此的内心

东南一带似乎也没有**藠头**出产。果壳网有篇以浙江地区为例,说薤与**藠头**相区别的文章十分精彩。——浙江的葱属植物一共九种,葱、韭、蒜、洋葱、薤白、**藠头**、细叶韭菜、球序韭菜和**薹葱**。薤和**藠头**,二者的拉丁文写法不同,即植物身份证有别;二者花也不同,薤白的花莖直上,花色淡粉近白,花期5—6月;**藠头**花莖是弯的,开花洋红色,花期10—11月;薤白的鳞茎接近圆球形,**藠头**的鳞茎是卵形或狭卵形。

整个一个春天,从早春二月二到四月立夏,黄河两岸的河南人,在这个“春风吹又生”的最美野菜季,不少人特别要寻找泽蒜吃泽蒜。如汉代张衡《归田赋》所言:“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二月花朝连谷雨,郑州黄河迎宾馆里,白玉兰红玉兰,红梅绿梅,美人梅红红叶李等等,杂花生树,开得正好正乱。高大悬铃木合围着一片四四方方的大草坪,靠着树根周围的小草先绿,大部分枯草还没有苏醒,“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可是,一走进草坪里定睛细看,发现淡紫花偏红色一点的紫花地丁,已星星点点开花,——有的嫩叶子出土了,叶心里开花;不少没有叶子而先抽莖开花,仿佛菌子似的小花如恒河沙数,遍地开花。很奇特的是,伴着紫花地丁开花的,是一窝一窝、一簇一簇连环不到头的细嫩的泽蒜。泽蒜很快就长大了,清明到郊外看藤花和连翘花,古嵩山两面的环翠峪和大室山里,荣阳人与登封、巩义人,在郊游踏青者集中的地方临路卖泽蒜,且乱叫山韭菜。天气一天天变热,春光很快就变老了,而谷雨看牡丹时,我们从郑州到洛阳走连霍高速公路,经过桐花盛开的邙岭一线,看到当地人从树荫深处走出来,多有抱着大捆的山野菜即泽蒜下来,我们叫“一大捆”。

泽蒜又名小根蒜是对的,可它是否能和远古的小蒜划等号?这涉及野生和园艺,栽种与变种的关系,一下子真说不清。

地方记忆

资格老成都的茶馆生活

◎殷明辉(诗人)

成都茶馆的特色表现为包容性、人性化,它除了为顾客提供休闲聚会、品茗谈天的舒适场所之外,同时还要供应“出堂”开水和热水,这便为茶馆周边的居民住户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尤为“单身贵族”所欢迎。顾客不分早晚,倘若临时需用,去到茶铺里打一瓶开水或半桶热水比在自己家中现举火烧水来得利索得多。因为旧时成都居民烧汤做饭所用燃料主要是木柴和煤炭(包括焦炭与煤炭的加工作品炭圆儿、煤砖、煤饼以及后来的蜂窝煤等),所以临时急需,尚颇费事。

每天,当茶馆里的茶客上得差不多时,便也就是各类小贩穿进穿出,吆喝叫卖最热闹的时候。这当中,有卖针头麻线的;有卖儿童玩耍玩意儿;有卖核桃、板栗、枣子、虚虚嘴儿、白麻糖、芝麻糖、豆腐干及炒货中的葵花籽、白瓜子、花生、胡豆、红苕片;还有油炸货中的麻花、碗豆糕等类,小贩穿梭其间,在店堂内外走来走去,兜揽生意,这对于跑堂招呼买主的掺茶师傅来说,不免有点碍手碍脚的。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对于这种已成之局,茶馆老板和堂倌从不怒目相向,恶语相加,而是一例采取怀柔宽容态度,任其在茶馆这片天地找碗饭吃。

锦城夜色

那天早上,我沿着锦江步道由南向北健步上班。行至九眼桥附近,河边步道被栅栏阻隔,里面好像别有洞天。绕行至马路继续北上,在一片茂林修竹中现一门坊,上书“望江楼公园”。原来这儿就是望江楼公园,有空来逛逛。岸柳石栏,波光楼影,翠竹夹道,亭阁相映,恍如陶公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望江楼其实是公园里面众多亭台阁楼的泛称,它包括崇丽阁、吟诗楼、濯锦楼、浣笺亭、五云仙馆和泉香榭等。临江高大的崇丽阁是它们的气质担当和形象大使,也是众人所谓的望江楼。

阁楼亭榭一直是我们华夏文明的文化标识之一,多少达官贵人在此歌舞筵席,迎宾宴客。多少文人骚客在此流杯挥毫,题诗作赋。多少闺中思妇凭栏远眺,千帆过尽,望断天涯路。登楼望江,徜徉竹林,绕廊穿阁,到处都是薛涛女士的影子。薛涛,中唐京都长安人,幼时随父

假如那家茶馆出现驱赶小贩的事件,立刻便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大家会指责店主太不仁义,小家子气,其后果反而会大大地影响茶馆的上座率。反过来说,这些小贩有时又会成为茶客,他们在吼累了、口干了的情况下,也会坐下来喝碗茶养养精神的。茶馆老板与众多茶客及小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生相养、相依共存的关系,从大处着眼,乃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最佳态势。此外,茶馆门外通常摆有两三个摊子,如烟摊、水果摊、补鞋摊之类,尤其是两面临街的茶馆,更是如此。

一家茶馆往往解决了十来家或更多一些人家的就业问题,茶馆老板对社会的贡献,实属功不可没。最值得肯定和钦佩的是茶馆老板和他的伙计们的敬业精神。旧时,成都的茶馆众多,同行之间竞争激烈,倘若不长时间争取顾客,显然对自己的生意不利。故每一家茶馆每天的营业时间,都保持在十四五个小时以上。大茶馆资本雄厚,雇用的伙计偏多,故中途可以轮换顶班休息;小茶馆则全靠老板本人和得力伙计硬扛了。经营茶馆说来十分辛苦,业外人士一般是不大清楚的。首先,开茶馆是纯服务性质,是服侍人的活路,每天,从开门到关

在望江楼公园漫游

◎敬 松

宦寓成都,从小精通诗词音律。父早亡致家贫,为生计入乐伎,诸多官宦达人与之锦瑟交往,终身未嫁,终老于浣花溪碧鸡坊。

如果说公园里楼阁亭榭中的薛涛还“若隐若现”的话,那么园子内的薛涛井和薛涛纪念馆就“明白无误”了。据史载,薛涛井处明代叫玉女津,因其水质清冽,蜀王府在此汲水造薛涛笺。“薛涛井”三个字为清代成都知府龔应熊所书。薛涛纪念馆是近年所建,以时间轴和壁画的形式介绍薛涛生平事迹。

我个人对“薛涛笺”充满敬意。据说薛涛笺是以胭脂木浸泡捣拌成浆,加上云母粉,渗入井水,制成粉红色的纸张。纸张风干后有松花纹路,精致漂亮之极,问世即被视为时尚,与“南华经、相如赋、班固文、马迁史、右军帖、少陵诗、达摩画、屈子离骚”并驾齐驱为当世绝艺。

所谓“薛涛笺”说白了就是一种信笺纸,较

门,全天处于办“流水席”状态,茶馆座椅上全天都有人,只是上午和下午,早上和晚上,变换了面孔而已,要说茶馆赚钱,其实主要也就赚的是时间钱。

大体说来,一家茶馆平均每天要接待三四个批次的顾客,兹依“顾客上帝”先后出场次序约略叙之:早上六时许,天刚麻乎乎亮就来到茶馆就座的顾主,乃是道地的“老茶客”,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喝早茶”的习惯,而且大多属于老年人,但也夹杂着少量的中年人在内。其居住地距茶馆都不会太远,属于茶馆的老主顾。这第一批老茶客喝茶的时间都不会太久,一般早上八点钟左右便都散去了。八点钟以后,第二批进茶馆的顾主,则是以闲散小市民为主的消费群体,他们泡茶馆的主要动机,不过是为了打发光阴或顺便做点手上活路,如打毛线、做针线活儿等,或顺便随身照看一下小娃儿。此群体的主要角色为老大爷、老奶奶、孃孃、大婶等;这第二批茶客中间,也包含着一些在这里约会等人和吃闲茶的人,还有打牌、下棋、冲壳子(地方土话:吹牛的意思)一类的人物;到了正午时分,第二批茶客便阴一个阳一个地走得差不多了……

之当时的普通纸张,有花纹色彩,更小巧精致。在这种笺上行文赋诗,尤其是乐府短诗,显得十分的别致漂亮。感觉就像是满大街的“对襟子”,突然来一个穿旗袍的,与众不同,婀娜多姿。

望江楼公园给了我们一个怀望古典的精神家园。因薛涛爱竹,又给成都市民留下了一片茂竹修林。望江楼公园开放区是专门为市民改建的以竹为主的休闲景区,名曰浣笺溪。这条小溪全长300多米,荟萃了国内外200余种竹子,其中不乏珍品。人们在这幽篁如海、清趣无穷的园林中喝茶聊天、跑步锻炼、遛狗遛弯、唱歌跳舞,好不惬意!

近些年,成都市为打造公园城市,新修了不少公园和湿地,城市里不仅有华丽的高楼大厦,更增添了不少青山绿水。相较于这些新园林,望江楼公园不管是从形态上看,还是从人文上品,如同一包浆的老物件,显得更加醇厚、悠远、绵长。

天府成都 诗歌

诗/歌/地/理

路过德令哈

◎杨中明

八月,路过德令哈戈壁还是戈壁,草原还是草原我透过火车的窗,看见了你的忧伤八月,路过德令哈白云还是白云,脸庞还是脸庞我向过往挥挥手,青春不是当年模样

八月,我独自一个人去旅行德令哈,你是我路过的一个火车站静立在沙漠和绝望中央有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一个少年在荒凉的站台等待去远方路过德令哈,空气冷冽,天色已暗这荒凉之地啊,隐匿了你的白衣裳

新/诗/方/阵

梦之蓝

◎王国平

节气在你的指尖萦绕化为窗前的鸟语花香和屋后的笔墨纸砚春分是你眼里的波浪惊惶是你眉上的喜悦你穿着洁白的裙子奔跑大雪已在身后悄无声息地落下而你选择清明与中秋将那些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一一思念,就像一只燕驮着月光和方言一年二十四次斜斜地飞过露的白或者梦之蓝

玉兰,或情书一种

◎丁 喃

命运又一次盛满了白雪崩 膨胀掀翻十字形街道

你开不开想和谁一起开?我身体里的温柔瞬间裂变白玉兰的叹息从树枝跌落

它消蚀我它在春天的光芒中下沉它无序的白一再靠近我令我深深渴望一个深爱的人

印记

◎王华梅

我走过泥路时,双脚总忍不住暗暗用力。我拇指蘸着印泥时,逢人就渴望压出一个个鲜红的“印章”。我行走在春天里,习惯性将春雷惊落的花

收在写着我名字的信封里。唯独对你,我才将自己的印记拾掇得干干净净。一旦你发现空白我就偷笑你那一刻的惊慌失措。

在三河村

◎谭宁君

流云流浪,野鹤徜徉恍若,不系之舟港湾何处?乡关何方一滴露静溢了黑土的梦想风不语,唯恐惊醒了端坐树下的菩提清凉竹林摇曳原野牧歌每一拍,都韵律五色花香梦外的阡陌上谁走过身影将溪边荻花轻晃谁在梧桐深院里吹箫余音旋转着午后暖阳三河村,一个小村庄一泓洗心的碧泉荡漾仲春,到这里来小坐暖暖的,品啜一杯时光

以酒相待

◎朱晓剑

与橘子约会,在金秋时节葱绿的树木间,果实累累偶尔有飞鸟掠过站在杨沟边面对一匹长秋山

夜晚,因金桔酒而活跃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乡村静静地矗立在地平线一不小心就容易醉倒

醒来才发现满身的泥泞混合着乡村的气息以及酒后的残局依稀记得的,或被遗忘的都成了夜晚之谜

我们是步行回家的

斑马线上第一次挥手民生巷口第二次揖别拐弯频频转身送出手臂或飞吻的是贯穿彼此过去与未来的人河水亘古,迎送鹭鸟顺流而来顺流而去“夜雨从不预告行程”它适时降临为热腾腾的欢愉覆盖薄(凉)绸替今晚存续余韵……祝:甜梦!(亲爱的)大海的瓶盖已拧开——

我们是步行回家的

斑马线上第一次挥手民生巷口第二次揖别拐弯频频转身送出手臂或飞吻的是贯穿彼此过去与未来的人河水亘古,迎送鹭鸟顺流而来顺流而去“夜雨从不预告行程”它适时降临为热腾腾的欢愉覆盖薄(凉)绸替今晚存续余韵……祝:甜梦!(亲爱的)大海的瓶盖已拧开——

逆光

◎胡 马

远处,白鹭和海鸥竞相啄食波光洗礼的城。这兑现的午后阳光是翅膀下唯一的货币。湿气女神被河堤捉住天空就完了,忍冬纹梦见他们在逆光中行走。一场意外却以死亡的铅液烫伤了德鲁伊女祭司的喉咙。难过的小天使,接近人类的脸部在她膝盖上竖起白色栅栏,虹膜上,薄雾蒙着往日的低吠。这无法描述的永恒的哀伤,足以让风电机的巨臂放弃摇摆。但最先放弃的是他们,指者在倒影中拔节的金字塔形建筑,他对他们说:“我曾试图把这座城市命名为鸟语城。”但浮岛承受的阻力超出了预期。那些来自西伯利亚的大鸟飞行是它们的宿命,但鸣唱不是。疑惑足以让越橘心生幻灭。沦为浮雕的诸神,被囚禁的诸神在逆光中装饰着人类的步伐。这是冬天,另一个他突然想起或许该给妻子立一份遗嘱,像年轻时写情书,只不过更短不需要一朵玫瑰作为黎明的信使。